

公孙梦 著

降魔金剛杵  
(上)

蓝天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个妄图独霸武林、反叛朝廷的金龙会，猖獗中原。为了捣毁金龙会，青衫客东野焜，凭籍一双天下无敌的金刚杵，结纳了一批武林豪杰，并协同紫星红梅凌晓玉，力斗金龙会。

她俩在同金龙会浴血奋战后的幽谷中，在探查复仇的山庄里，倾吐心曲，海誓山盟。最后查明了金龙会的头目，就是当朝丞相胡惟庸。群豪谕旨，围剿胡相府，经过一场血战，终于将胡惟庸推上了断头台。

明初历史上确有丞相胡惟庸谋反之实，史称“胡狱”。本书以此为背景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，并引出了一折折起伏跌宕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绵绵情意。实谓作者最新的一部佳作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利欲熏心  | ( 1 )   |
| 第 二 回   | 复仇山庄  | ( 51 )  |
| 第 三 回   | 朝三暮四  | ( 95 )  |
| 第 四 回   | 幽谷血战  | ( 149 ) |
| 第 五 回   | 海誓山盟  | ( 228 ) |
| 第 六 回   | 人贵相知  | ( 253 ) |
| 第 七 回   | 名不符实  | ( 326 ) |
| 第 八 回   | 疾风知劲草 | ( 381 ) |
| 第 九 回   | 美人计   | ( 447 ) |
| 第 十 回   | 猴鼠闹相府 | ( 507 ) |
| 第 十 一 回 | 与虎谋皮  | ( 535 ) |
| 第 十 二 回 | 临阵脱逃  | ( 580 ) |
| 第 十 三 回 | 生死一战  | ( 626 ) |
| 第 十 四 回 | 折戟沉沙  | ( 699 ) |

## 第一回 利欲熏心

从太湖回来，秦玉雄食不甘味，惘然若失，满肚子怒火无处发泄。

去太湖之前，关钰说得好好的，由忠武、仁勇两堂堂主统筹行动，没想到刚住进无锡县府一家旅舍，事情就突然变了卦。副总监察使慕容星耀和副总执刑使张媚红联袂而来，说奉护卫堂堂主之命，此次太湖之役，由三位新任总护法指挥，两堂人员均须听命行事。至于三位总护法是谁，暂不相告，三位总护法的令谕，由慕容星耀、张媚红口传。

就这样，他成了个执行差务的小卒，忽而叫他们这样，忽而叫他们那样，人家什么底都不透给你，糊里糊涂东走西走，直到与太湖总寨对阵那天，才算安定下来。动手时太湖总寨虽有防备，但经不起己方高手的围攻，眼看胜算在握，不料敌方突然有人来援，三位指挥不知为何下令撤走，以至功败垂成。这次太湖之行，最令他生气的就是中途易主，却连面都不见，他秦玉雄在人家眼中，不过是个小卒子，连慕容星耀、张媚红都不如。他秦玉雄是什么人，相爷的义子，金龙会的副会主，可是护卫堂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对他保守了多少秘密，但是护卫堂也罢，金龙会也罢，都是为相爷



梁公柏道：“坏就坏在护卫堂那班人身上，不过人家权柄在手，却又奈何，我看还是忍了这口气吧，要不然只怕有杀身之祸！”

伏正霆道：“秦老弟贵为公子，谅他们不敢把秦老弟怎样，依我之见，干脆找相爷去！”

秦玉雄一惊：“找相爷？这……”

伏正霆道：“找相爷把话问个清楚，护卫堂到底什么人主持，为何连你也要隐瞒。”

秦玉雄沉吟不语，心中念头急转。

他未尝没有想过去找相爷一吐心中委屈，但若相爷板下脸来叫他莫要多问，回来在梁伏等人面前，岂不更丢面子。然而丢面子还是小事，若是从此失宠岂不更糟？

伏正霆见他不作声，便道：“如秦兄觉得见相爷有些唐突，不如去找霍东家，你是他一手荐给相爷的，由他给你出主意也好。”

梁公柏道：“这办法好，你把心中想法对东家说了，看他怎么劝你，回头再斟酌。”

秦玉雄道：“好！我这就去找霍东家！”

伏、梁二人送他上车出门，径自转回。

在小楼客室，两人对坐密谈。

梁公柏道：“伏兄，你说霍东家会不会向秦玉雄交底？照我看来，只怕不会。”

伏正霆道：“我担心的是霍东家也不知护卫堂的秘密，想说也说不出来。”

梁公柏叹了口气：“秦玉雄想的是权势，为权势的得失寝食不安，对金龙会所行之事是正是邪全然不问，老实说，若非伏兄再三劝阻，小弟是一天也呆不下去！”

“你我已入虎穴，焉能全身而退？”

“小弟乃名门正派弟子，幼受恩师教诲，艺成后行侠义道，没料把人看错，交友不慎而误入金龙会泥潭中，虽经伏兄开导，但多留一日就难免为虎作伥、助纣为虐，这于心何安？”

“金龙会荼毒武林，我们误入虎穴，正该借此良机卧底，查清实情，才能与天下侠义道联手，将其诛除！老弟，这就是佛家的舍身喂虎，你我纵是身背骂名，那也是顾不得了！”

“不错，小弟正因为如此，才听从了伏兄的劝告，留在这里受罪。但金龙会高手如云，凭你我二人，怎奈其何？若是与人联手，又上哪里找人去？这事实难呀，伏兄以为然否？”

“我看虎威镖局张家父子也不甘心充他人鹰犬，我们先和他们取得一致，慢慢再设法寻找紫星红梅，搭上线后，里应外合大有可为。”

“张家父子为避毕震山，万分无奈之下才投靠秦玉雄，太湖之行后方知毕秦是一家，他们上了大恶当！这一口气焉能咽下。伏兄要暗中联络他们，小弟以为可行。有了虎威镖局作后盾，你我不再势单力孤，若再搭上紫星红梅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我们快快着手吧！”

接下来两人商议了联络张家兄弟的办法，最后决定在香蕊茶楼与张家兄弟一叙。

半个时辰后，秦玉雄从霍府返回，霍东家虽说见到了，但并无收获。霍东家说，为这事找相爷不妥，只会引得相爷不快，若想在金龙会中举足轻重，就得扩充仁勇堂实力，为相爷所倚重，劝他赶快从四处搜罗人才。

秦玉雄无话可说，只得怏怏而归。

第二天，伏正霆、梁公柏去约了张家兄弟，一块到香蕊茶楼喝茶，没想到会碰上了紫星红梅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回来后二人兴高采烈，尤其是梁公柏。他数次顶撞秦玉雄，欲犯险离京师他去，伏正霆见他不是做作，和秦玉雄并未一鼻孔出气，方才劝他不要如此，应留下来做卧底，探查金龙会的秘密。他人虽留下，心却不安，现在与紫星红梅联络上，他的心才踏实下来，有了强大的后盾，方能灭金龙会。

这天一早，总坛派令使到秦府知会秦玉雄，仁勇堂抚字级以上头目，速到覆舟山议事。

秦玉雄不禁奇怪，这可是头一回，莫非有什么大事不成。便命人速去请周涛。自己亲到小楼告诉伏、梁二人。不一会，周涛来到，四人乘车赶往覆舟山。

离总坛一里左右，布设了岗卡，验证了腰牌才放行。后来每过十丈就设一道关卡，验一次腰牌，四人十分诧异，莫非相爷亲自到了总坛？

还未到总坛小院，岗卡武士就指挥他们折向东面一片林子。秦玉雄心想，议事不在总坛院内，难道躲在林子里密

谋不成？真是咄咄怪事，关老儿今天玩的什么花样！

来到林前，又有岗卡验证腰牌，然后告诉车夫，直穿林子，不远就到。

四人在车上看得清楚，林中修了一条大道，可供两辆马车并排穿行。大路两边，每隔十丈就有一道关卡，有六名武士值岗，但不再验证腰牌。过了两道岗卡，大路便弯向东侧。再过两道岗卡，便出了林子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是一片斜平坡地，近面有一幢大庄院，砌有高高的围墙。大门内两边建有瞭望刁斗，门口有十名武士分列两侧。

秦玉雄心中惊异万分，总坛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去处，他居然连一点风声都未听到。

来到门口，又验证了腰牌。车进大门，有武士指示马车往左驶，那边有马厩，人在此处下车，往第一幢大楼去。

秦玉雄放眼匆匆一瞥，这庄院好大，除了中间地带建有八座楼房，围墙两厢有几排平屋，不少人进进出出，全是精壮男子。

来到楼前，又验证了一次腰牌，岗卡这才请他们入议事厅。

一进室门，只见室内已坐了不少人，有三名佩剑劲装女子迎了上来，冲着四人一笑。

一名高挑身材的女子道：“秦爷，伏爷，梁爷，许久不见，这一向可好？”

秦玉雄诧异道：“噢，姑娘认识我们？”

姑娘抿嘴一笑：“婢子尚红梅，三位不认识我们姐妹了

么？”略一顿，指着其余两人：“她叫王素秋，她叫张小玲，我们就是华爷向虎威镖局托镖的人镖呀，怎么就忘了呢？”

秦玉雄、梁公柏、伏正霆大奇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傻愣愣地注视着她们。

王素秋笑道：“怎么，不相信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原来人镖是你们，叫我们好找，却躲在这里纳福！”

张小玲笑道：“谁叫秦都爷不上这儿来找！”

梁公柏道：“那日你们藏到哪里去了，怎么一眨眼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呢？”

尚红梅笑道：“把戏一戳穿就不值钱了，四位爷先归座议事，议完事摆酒，到时婢子们也来，再把详情奉告如何？”

秦玉雄点头：“好好，你们可别忘了！”

张小玲道：“秦都爷的钧旨，谁敢违抗？”

秦玉雄得意地一笑：“三位在此任何职？”

王素秋道：“我们都是‘将’字级的小卒，归一位‘抚’级大姐指挥，在总坛干杂活。”

尚红梅道：“四位爷赶快归座吧，秦都爷坐正中那两排，其余三位东西两侧随便些。”

秦玉雄抬头一看，正中放两排座椅，已坐了好几个人，便大步走去。关钰见他来，招呼他到第一排黄武杰身侧坐下。秦玉雄注意到，第一排坐了几个副会主，还空着好几个位。第二排坐着张媚红、张天龙兄妹和慕容星耀、总管司徒俊和副总管史志久、管翠玉等几人，空着的位子更多。再看

东西两侧，已黑压压坐了上百人，魔手秀士应天华、黑衣女妖彭桂兰等也在座，许多人都不认识。心想这恐怕是金龙会有史以来的一次盛会，居然来了这么多人，看来确有大事要商议，为何还不开始呢？

正想问一问黄武杰，今日所议何事，忽见厅门走进来好几个人，打头的竟是相府大总管司徒天鹏，他身后是一个精神矍铄、双目精光四溢，身体魁伟的六旬老者，相貌威严中带着几分冷峻，浑身透出一种威仪。

老者身后，是三个老年儒生，年岁六旬有余，文质彬彬，面容祥和，之后是两个年青壮汉，相貌酷似前面老头，一个年约三十二三，一个年约二十八九，神态颇为傲慢，一望而知不是容易亲近的人物。他们之后是两位少妇，年纪二十五六岁，貌相生得不差，但美中带有煞气。她们之后是三个公子模样的年青人，二十三四年纪，一个个温文尔雅。他们之后是相府的二总管追魂刀鲁方、三总管乾坤掌高桐、总护院霹雳掌伍岱、副总教习雌雄鞭麻雄。

秦玉雄看得目瞪口呆，相府的武林人物也全到齐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片刻间，关钰带头站了起来，全场人众也赶紧起立，关钰抱拳行礼，众人也跟着行礼。

司徒天鹏含笑请老者和三位老儒生在第一排就座，其余人则坐后一排。

司徒天鹏扬声道：“各位，在下奉相爷之命，主持今日盛会，代相爷下达令谕。金龙会自创建以来，卓有建树，金龙

令威镇四海，慑服八方。但自去年以来，接连受挫，迭遭失利，致使金龙令盛名蒙尘，有损今后大业，为使金龙会上下一致，号令统一，令出必行，赏罚分明，相爷对金龙会各级头目，重新任用，宣谕尔等，唯命是从，不得有悖！”说到这里略一顿，从怀中取出个大红帖，抽出一张书信，展开念道：“金龙会会主，总字级，金牌，上嵌红蓝宝石各一粒……”又一顿，道：“这是相爷新增设的职级，为金龙会最高职级。会主，冲天剑奚玄机……”

此语一出，满座哗然。一则会主易人，是大家未料到的事，二则冲天剑奚玄机是公认的剑术名家，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，在武林名头极响，能与他并列的人无多。他被请来做会主，实出众人意外。奚玄机在江湖上被视为亦正亦邪的顶尖高手，按说他应属白道人物，但他与各大门派极少往来，对黑道人物也不理睬，但无论谁只要招惹了他的门人弟子或是亲亲戚戚，他不管有理无理，也不管对方是黑道白道，他都要出手干预，而且决不留情，非取对方性命不可，因此也结下了不少仇家。只要有仇家上门寻仇，往往都是有去无回，后来再无人敢到奚家门上撒野，有人把他在谷城县府西郊的庄院称为鬼门关。

秦玉雄曾听师傅说起过此人，要他行走江湖时别惹奚家庄的人，除非对方有恶行不得不干预。说奚玄机堪称稀世高手，剑法已出神入化。他问师傅风火刀法比冲天剑法如何，师傅说不曾交过手，难以判断，但可以推测，谁要胜谁都难，只怕是两败俱伤。这话他记得很牢，没想到会在京师

碰上了他，而且由他取代关钰，成了金龙会会主，不禁惊得目瞪口呆。关钰的下台，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呢？他忍不住拿眼去膘关钰，只见得面色发白，但很镇定。

等议论声渐渐平息下去，司徒天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各位噤声，听在下继续宣谕相爷令谕。新增设金龙会总护法，总字级，宝石金牌，他们是东岳三君子，王斯平、柳南秋、丁善三位前辈……”

场中议论声又起，这三位可是武林中的高人，平日难得一见的人物，有他们坐镇金龙会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大增了金龙会的实力。

司徒天鹏停了停，续道：“此外，还有三位总爷，一位是护卫堂堂主，一位是总监察使，一位是总执刑使，这三位恕不公布大名，他们三位对金龙会行监控之责，平日由都爷副总监察使慕容星耀、副总执刑使张媚红代行其责。凡金龙会自都爷之下，有叛逆不忠者，一经查出，受刑而死，并诛除全家。下面是都爷护法，百毒精司徒阳，无敌鹰爪关钰，混天猴黄武杰，独臂屠夫太师罡，鬼镖于炎，五花老尼衍空，东岳三少君杨禾、孙田秀、张修武、幽冥三凶施震、余沛、厉钧等十二位……”

秦玉雄屏住呼吸，心跳不已，紧张万分，他能不能保住副会主，实在是没有把握。

“……秉相爷钧旨，副会主一职乃虚职，为使金龙会号令统一，取消此职……”

秦玉雄脑中“嗡”地一响，仿佛头上挨了一重槌，心中不

知是什么滋味，他这个堂堂的相爷义子，居然保不住一个副会主的虚衔！

他强自镇定，不敢漏过司徒天鹏的每一个字，要是连仁勇堂堂主都做不成了，他岂不是落了个空！还有脸见人么？

只听司徒天鹏续道：“副会主一职取消，新增总执事一职，以助会主处置日常会务，都字级，共有五位。三位是东岳三少君，护法兼总执事，另外两位是奚剑雄、常玉琴伉俪。新增总坛护卫总管一职，都字级，由奚剑堂任总管，赵婉任副总管，都字级。又取消原总管、副总管一职，改为内务总管，由奚会主大弟子常敏、二弟子赵威分任正副……”

秦玉雄一听，总管司徒俊的座椅也给撤了，他还是司徒天鹏的侄儿呢，这一下可糟了，难道自己也保不住这个堂主之位了么？

“内务总管副总管为督字级，分管总坛内务，总巡检使申雍不变，增副总巡检使三位，奚正良、奚保祥、奚超，均为督字级。以上是总坛职务。下面是各堂堂主……”

秦玉雄的心一下紧缩起来，两眼紧盯司徒天鹏那两片乌黑的嘴皮，心里尖叫着：“快说，快说，仁勇堂堂主秦玉雄……”

可是，司徒天鹏说出来的话是：“忠武堂堂主毕震山、副堂主张天龙，两位均是都字级，分掌护法十多位，督字级，仁勇堂……”

秦玉雄的心快从口中跳出来了，他双拳紧握，额上渗出了汗珠。

“……仁勇堂堂主，秦玉雄，都字级……”

秦玉雄长长出了一口气，阿弥陀佛，他总算保住了地位，保住了实权，这一瞬间，他仿佛历经了一场大痛，感到浑身疲软。”

“副堂主……”

秦玉雄一惊，何来什么副堂主？不由又紧张起来，连忙收住心神往下听。

“副堂主司徒俊，由督爷升都爷……”

秦玉雄大怒，仁勇堂乃他独有之物，司徒天鹏竟敢把司徒俊安插进来，他决不容许别人染指仁勇堂，这事他要直接去问相爷。

“两堂除正副堂主护法外，各设总管副总管数人，督字级，执事若干人，巡字级，副执事若干人，抚字级，除这两职外，不得自行增设他职。总管副总管由总坛派任，执事以下由堂主派任。忠武堂总管魔手秀士应天华，副总管黑衣女侠彭桂兰……”这黑衣女妖不好听，司徒天鹏改“妖”为“侠”，座中人不禁莞尔。

“仁勇堂总管周涛、副总管陈志鸣、陆堃，仁勇堂护法新增史志久、管翠玉、骆舫、裴泱、卓炜、张元顺，若各分堂有新招纳的人员，执事以下由堂主任用，护法、总管报请总坛允准。各位，相爷钧旨已宣谕完毕，请会主、总护法训示，在下告退。”

秦玉雄喜怒掺半。喜的是九宫门骆舫、白鹤门裴泱、神鹰堂的卓炜划归仁勇堂治下，壮大了实力，怒的是司徒俊、

史志久、管翠玉竟然挤进了他的庙堂，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。

此时奚玄机已说话，他收敛心神专心听。

奚玄机道：“各位，老夫别无他求，只要各位遵守号令统一、令出必行一项，决不容许自作主张，各行其是，违令者决不宽赦！金龙会部众当厉兵秣马，养精蓄锐，枕戈待旦，方能成就一番大功业，望各位从今日起，聚沙成塔，不负相爷所托！”

话毕，请三位总护法对众人训示，三位总护法微笑婉拒，由新任内务总管常敏，请大家到二进院内入席，以示同庆。

于是，总爷先行，其余人随后，沿大厅两侧出门，顺走廊入第二进院子，只见院内早已摆放好桌椅，五位总爷和相府来的大总管等人坐一席，总坛护法等人分坐两席，秦玉雄自和伏梁周三人离主宾席远些坐下。这里人杂，不便说话，秦玉雄心中十分憋气。不一会，只见有二十多名青衣劲装少女，手捧托盘上菜。那尚红梅瞧见他四人坐在边角上，笑吟吟走了过来，送上一碟冷盘。

秦玉雄道：“红梅姑娘，你的话还没……”

尚红梅低声道：“秦都爷，饭后小婢带四位爷到一个去处说话，此时不便多言。”

不等答话，她就翩然而去。秦玉雄心中纳闷，这丫头有些鬼鬼祟祟，莫非有什么机密？

正想着，忽觉有人走了过来，一抬头，正是黑心书生司

徒俊和追命客史志久、勾魂罗刹管翠玉、总巡检使关西客申雍。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，在空位上坐下。

司徒俊笑嘻嘻道：“在下有幸能和秦堂主共掌仁勇堂，还请秦堂主和三位护法多加指点！”

秦玉雄冷冷道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
管翠玉娇笑道：“秦都爷，会主易人，今非昔比，往后大家同舟共济，才能有所作为，要不然日子只怕不好过呢！”

秦玉雄对他们心生恶感，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追命客史志久年约四旬，一脸阴沉，闻言冷笑道：“明眼人一看便知，不必道破！”

此刻，尚红梅又送来了酒菜，管翠玉亲自把盏，替大家斟满杯子，道：“为我等今后同德同心，请各位满饮此杯！”

秦玉雄不愿动杯子，但周涛用手轻轻碰了他的膝头一下，他才迟迟举杯，大家一饮而尽。

司徒俊和管翠云却相视一笑，并不计较。

关西客申雍，五旬上下，矮胖发福，和蔼可亲，他举起杯道：“秦都爷，过去彼此不相往来，各被琐事缠身，秦爷虽任副会主，但并不过问总坛事务，其中许多事因自不知晓……”说到此一顿，改口道：“属下敬都爷一杯！”

秦玉雄听他话中有话，却又不爽快说出来，胸中灵光一闪，此人虽在职级上矮自己一级，但却在总坛行使监察之责，新会主自己又不相识，与他亲近就可在总坛多个耳目，于是绽开笑容道：“多谢督爷，今后请多指教！”

两人举杯一饮而尽，相互以杯亮底。